

李蘊娜

## 落葉誰家送酒香

溪流如線，默默隨陽一縷而下，偏得那點點滴滴盡染晨光，遠看下，不像河，是流金小徑。晨鴉高鳴，仰頭一瞥，夾道高山佛口怒張，山峰隨雲探入天庭，視線忽長忽短間，人像平地躍升，攀附青天絕頂，其實只是原地踏步。

這裡田梗多，溪流更多，彎彎曲曲盡是大溪小河，所幸溪水不急，溫馴如柞絲貼地輕溜，風下山水淙淙流淌，喉頭也彷彿漱著陣陣清涼。

一路沿隄而走，蘆花新穗初發銀光，遠處搖著蒲棒，一枝一枝通紅似明燈。明燈指引她到村子裡去，卻仍要渡河。這條河寬，水流也急，河上疏疏落落砌著石橋，說是石橋，卻只在河心拋下幾塊凸脊的石頭，日光下沖擦著深棕的紋理，活像水牛背。她提著裙擺，一步一頓，浮雲頭上飄，川流腳下走，她默默踩著石上無聲的陰影，渡過彼岸。

村子不大，老老少少都幹著雜活。頂著粗針穿縫馬革，泡著麻頭水中造紙，磨著芡實漿制衣服；打穀的、打鐵的、推磨的，自她進了村子，一集人都撇下手上的活兒，眨巴眨巴地朝她望去。她一張小臉本來就極易泛紅，這下子更是抬不起來，下巴貼著胸口滾熱滾熱地，三步併兩步往酒坊跑去。

酒坊不難找，就在小山坡上。灰土煙囪飄出青煙，泥屋門前堆滿砵糠。釀酒的人家，聞不到酒香，撲進鼻腔盡是陣陣濃濁酸臭，她嗆得直想咳嗽。想到小時候父親總愛把煙斗往小臉蛋湊去，刺濁的煙味嗆得她哇哇大哭，父親哈哈笑著把她高高抱起，煙斗早就不知拋在哪裡。爽朗笑聲猶旋耳畔，她卻當了二十年孤兒。從來沒有盼望怎樣的家，姨娘突然喜滋滋搖來消息，她很快擁有自己的家。

酒坊外的人端著熱騰騰的玉米大盆大盆倒進木桶內，舉起木棒一個勁兒搗著。他穿著一件背心，灰色棕色細辨難分，下身的顏色比較好認，藍色褲管扎扎實實捲到膝蓋以上，一雙赤腳八字分開，在焦炙之地如樁穩立。桶內熱氣騰飛，他使勁地搗，木棒舉起，身上幾塊大肉隨之鼓張，一棒搗下，全身肌肉顫了顫，汗水如雨潑瀉一地，他咬牙切齒，死勁地捶，像殺人滅口，毀屍滅跡。

木桶內嗒巴嗒巴轟個不停，腦袋裏嗡嗡鳴鳴響個沒休。她的未來，就在這木棒之下？

手掌如被戰鼓急打，她方知自己掩著胸口，牢牢地，久不作聲。好

了，看見了，該走了，身子搖搖晃晃，腦袋有點昏。看著自己的腿，兩條變成四條，退後再瞧，一個腳印也沒有——她壓根兒沒有動。

“酒還未好，過十天再來吧。”

他仍在播玉米，腦袋沒側一個。說了一句，抬拳朝額往橫一掃，又咬著狠勁捶個沒完。

“十天？太快了！”

他工作從不分心，可她恍恍惚惚的回話叫他走了神。攤掌擦著滿臉汗水，越過白花花的陽光朝她瞧去。這女人他沒見過，瓜子臉杏子眼，頭髮不塗油，也不梳辮子。小小上衣煞是好看，就說不出甚麼顏色。村內女人不穿裙子，她卻穿了長裙子。傘樣的裙子還綴著點白花，風裏大樣地搖著擺著，乍看下，竟有點蝴蝶撲翅的感覺。他從來沒有這樣看著一個女人，心裏有點跳跳的。

“你不像買手。”

“我來看你。”

“看……我？”

“看過了，我走了。”

他以為她是買酒的，她沒有澄清，沒把話說清楚更好，姨孃怎可能把自己塞給素未謀面的粗漢？回去馬上把親事推掉，一了百了。

“大姐，大姐！”

她走了，他卻把她叫住，她吃驚地回頭，眼睛睜得大大。他提著木棒追了過來，樣子煞地凶。她手無寸鐵，一步一步退了下來無路可逃，他卻抓著腦袋憨憨地笑了起來。

“你……會種花嗎？”

“花？”

他領她到一個院子去，她明明跟自己說了不要跟他去，卻還是去了。

很精緻的院子，不像酒坊，院牆不是泥夯，都是磚砌的。大門油得紅紅亮亮，新油的味道，最是好聞。家裏每年都把大門翻新，師傅剛走，她就咚咚咚跑到門邊，細細嗅著油味兒，竟有酒醉飄飄的興奮。這是她小小的秘密，父親也不知道。她呆在門邊，咀邊微微泛笑，不覺他在院子內怔怔瞧著她，就像釘在花上的蟲子一樣，一眨也不眨。

院子不大，沒有牛屋豬圈，只一塊一塊劃著苗圃，苗圃北面是住房，上面蓋了瓦，中堂兩側是臥房，扇窗嵌了玻璃，玻璃上糊著紅紙剪成的百子千孫。百子千孫，虧這傢伙想得周到。她噗哧一聲笑了出來，

卻被腳底下吱吱啾啾的叫聲嚇著。

一個小小的雞窠在臥房下側，她好奇地蹲了下去。幾隻毛茸茸的小雞挨挨擠擠啾個不停，她往窠裏伸手，一隻小雞笨笨地往她掌上跳去，搞得人家麻麻癢癢牠還大大咧咧扇著圓鼓鼓的小翅膀擺屁股。她平素討厭小動物，這下倒對眼前小雞好生憐愛。

“碰不得！”他往她一吼，聲如雷鳴：“這送我新娘子的，除她以外誰也不許碰！”

她驚得雙手一揮，雞走了，魄散了。他自覺語氣重了，抓頭忙道歉。他請她到苗圃裏，問她種甚麼花好看。他只知道她的女娘子愛花，卻不知道種該種甚麼花。

“人說梔子花香，可要種得樹樣高才有味兒。薔薇是不錯，可種子難找。還要對上顏色，太豔就俗了，太淡又沒生氣。桑椹也不錯，有白有紫，不過還是樹樣高才有氣派……”

他是請教她的，他卻充起高手來。看他認真地數著花名，她臉上居然有點熱熱的。待他眼睛再次怔怔地盯著自己，她趕忙縮著脖子轉個臉去。太陽在院子曬，他倆在圃中呆，像兩枝乾柴。

“這花你不用忙，我再來的時候順道帶上幾個花種好了。”

“你為甚麼再來？”

“我為甚麼再來？”

“對啊，你還來幹嘛？”

“你是個呆子！”

她臉燙得不能忍受，搗著兩頰扭頭就走。他不明所以，追了兩步，也就停下。

天一時昏起來，看將有一場大雨。河邊烏烏蕭蕭刮起大風，流水更急。她腳尖往前一挑，又馬上退後，來的時候已經提心吊膽，如今風猛水高，怎生離去？

“等等，別走！”急跑的腳步如奔雷轟至，他跑得很急，聲音也有點抖。大概是跑得慌了，他滿頭大汗，比捶玉米的時候還要厲害，咀巴喘個不停，似有話要說，又欲語無言。他架著古怪的表情對著她，似笑非笑，原來愣愣的眼神，像獲至寶似地瞪得牛鈴大：“我背你過去！”

他沒得她同意，一下把她扛在背上。她嚇得嚶地一聲，他已往石橋踏過去。他心跳得厲害，她手搭在他肩上，也感到那篷篷砰砰的跳動，她自己呢？胸口也是砰砰亂跳，好像比他還要凶些。

流水很衝，呼啦呼啦地嚷著，像要把石上搖擺不定的人吞進肚子裏

去，她有點怕，眯著眼睛不說話，他卻跟她說：“有我在，別怕。”

平安渡河，她不懂道謝，他只懂愣著笑。他抓頭的壞習慣又來了，她這才看見他胸口冒著兩個小球，鼓鼓脹脹起起伏伏，還會吱吱叫。

“這個送你。”他從胸口掏出一對小雞，頭也沒抬，往她懷裡塞過去。

“這……你不說過……”她捧著小雞，正是不明所以，他已幾個跨步，躍到對岸去了。

風一下止息，天又放晴，急湍的溪流回復溫柔，河上映著她對他遙遙揮手。

“明天把酒送你家去。”

他隔岸高呼，明明已經聲如鍾磬，還怕喊得不夠響，把手提到咀邊撕破嗓子大嚷，吵得她這邊樹葉也掉了幾片。

“你不說過十天以後才有酒嗎？”

她也試著喊了過去，他樂著回話：

“送你的酒，十年前已經釀好了。”

她回去了，一路上，越過彎彎曲曲的大溪小河，蘆穗依舊發著銀光，紅紅的蒲棒在風中點頭，她瞧著明燈似的蒲棒，羞羞答答也跟著點頭。